



特別
^21
2782
5



門 21
號 2782
卷 5

西河雜話士 今遺蹟卷十一

斷橋情蹟

古吳墨浪子

精忠

蓋情之一字假則流蕩忘返真則從一而終初或因情以
離後必因真而合所以破鏡重圓杳勾再合有自來也話
說元朝姑蘇有一士人姓文名世高字希顏生來天資敏
捷博洽好學但因元朝輕儒所以有志之士都不肯去做
官情灑灑於山林做些詞曲度日故此文世高功名之念
少而詩酒之情濃到至正年間已是二十過頭因慕西湖
佳麗來到杭州於錢塘門外昭慶寺前尋了一所精潔書

卷之十一

昭和十年
二月六日
購求

院安頓了行李書籍。却整日去湖上遊遊。信步閒行。偶然步至斷橋左側。見翠竹林中。屹立一門。門額上有一匾曰。喬木世家。世高緩步而入。覺綠槐修竹。清陰欲滴。池內蓮花。馥郁分外可人。世高緣景致佳甚。盤桓良久。忽聞有人嬌語道。美哉少年。世高聞之。因而回顧。忽見池塘之左。臺榭之東。綠陰中小樓內。有一小嬌娥。傾城國色。在那裏遮遮掩掩的偷看。世高欲進不敢。只得緩步而出。意欲訪問鄰家。又不好輕易問得。適見花粉店中坐着一個老婦人。世高走近前。陪箇小心道。老娘娘。借寶店坐一坐。老婦人道。住憑相公坐。不妨。只沒有好茶相款。世高見這老嫗說話賢而有禮。便問道。老娘娘。高姓老婦人接口道。老身姓家。姓李。嫁與施家。先夫亡過十年。只生得一箇小女。因先夫排行第十。人都稱老身施十娘。但不知相公高姓仙鄉何處。到此何幹。世高道。在下姑蘇人。姓文。因慕西湖山水。特來一遊。施十娘道。相公特來遊西湖。便是最知趣的人。了。世高見他通文達禮。料道不是粗蠢之人。便接口道。老娘娘。前面那高門樓。是甚麼樣人家。施十娘道。是鄉宦劉高戶家。可惜這樣人家。並無子嗣。只生得一位小姐。呼名秀英。已十八歲了。尚未喫茶。世高故意驚訝道。男大當婚。女大須嫁。論起年紀。十八歲。就是小戶人家。也都嫁

了。何況宦家。施十娘道。相公有所不知。劉萬戶只因這小姐生得聰明伶俐。善能吟詩作賦。愛惜他如掌上之珍。不肯嫁與平常人家。必須嫁與讀書有功名之人。贅在家裡。與他撐持門戶。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把青春都錯過了。世高道。老娘娘可曾見小姐過麼。施十娘道。老身與他是緊鄰。時常賣花粉。與他怎麼不見。世高聽見。暗上道。合拍得緊。今日且未可說出。遂叫聲。啞噪。起身回去。細細思想道。這姻緣。准在此老婦人身上。有些針線。但這老婦人賣花粉。過日家道。料不豐腴。我須破些錢。鈔用些甜言美語。以圖僥倖。是夜。思念秀英小姐。道。他是閨門處女。如何就輕

易。門。稱贊我。他既稱贊。必有我的意思。况又道。美哉少年。尤為難得。在牀上。香來覆去。睡不善。忽然不知不覺。夢到城隍廟裏。一心牽掛着秀英小姐。便就跪在城隍面前。禱告道。不知世高與劉秀英有婚姻之緣否。城隍分付判官。查他婚姻簿籍。判官查出呈上。城隍看了。便就案上朱筆寫下四句。與文世高接得在手。仔細一看。上道。

爾問婚姻

只看香勾

破鏡重圓

愛惶好仇

文世高正在詳審之際。傍邊判官高聲一喝。駭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仔細思量。此夢實為怪異。但破鏡重圓。悽惶

好仇二句。其中有合而離。離而合之事。且待婚姻到手。再作區處。到天明急用了早膳。帶了兩錠銀子。渡到施十娘店中來。那施十娘正在那裏整理花粉。擡起頭來。見文世高在面前。便道。相公今日有什麼事。又來。文世高道。有件事。央浼老娘。施十娘道。有何事。若可行的。當得効勞。文世高便去袖中取出銀子來。塞在施十娘袖中。道。在下並不曾有妻室。要老娘做個媒人。施十娘見他口氣。明明是昨日說了秀英小姐身上來的。却故意問道。相公看上了那一家姐姐。要老身做媒。文世高道。就是老娘昨日說的劉秀英小姐。施十娘道。相公。委矣。若別家便可領命。若說別家。這事實難從命。只因劉萬戶生。在古執。所以遲到于今。多少在城鄉家。求他爲婚。尚且不從。何況你是異鄉之人。不是老身冲撞你說。你不過是個窮酸。如何得肯尊賜。斷不敢領。便去袖中摸出那兩錠銀子來。送還文世高。世高連忙道。老娘娘。你且收着。在下還有一句話要說。卽將店前椅子。移近櫃邊。道。不是在下妄憑。只因昨日步入劉萬戶園亭。親見小姐坐在小樓之內。見了我時。說一聲道。美哉少年。看將起來。小姐這一句說話。明明有些緣故。今日特懇老娘進去。見一見小姐。於中覓景生情。得便時。試問小姐。可會有這一句話說否。朕面飽是深闢小姐。如何

就肯應承這名話。畢竟要面紅耳赤。老娘是個走千家踏萬戶極聰明的人。須看風使船。且待他口聲何如。在下這幾兩銀子。權作酬勞之意。不必過謙。在下晚間再來討回話。施十娘聽了。笑嘻嘻的道。劉小姐若沒這句話。你再也休想。若果有這句說話。老身何惜去走一遭。但你不可吊謊。若吊了謊。是不是老身若大的罪過。反說是輕薄他。日後再難見他的面。這關係非同小可。你不可說空頭話。文世高道。我敢要託你做事。如何敢說謊。若是在下說說便罷。天誅地滅。前程不吉。施十娘見他發了咒。料道未必是說。卽忙轉口道。老身特爲相公去走一遭。看你姻緣如何。如果是你姻緣自然。大從人願。若不是你姻緣。你休要想纏。我也是無益的文世高點頭道。自然曉得。便回下處。正是

眼觀旌捷旗

耳聽好消息

却說施十娘着落了。袖裏這兩錠銀子。安排午飯喫了。揀取幾枝奇巧時新花兒。將一個好花籃兒來。盛着慢七的。走到劉家來。正是

本爲賣花老嫗

權作探花冰人

三姑六婆不入

斯言永遠當遵

却說這劉小姐。自見文世高之後。好生放他不下。暗想道。

我看他一表非俗。斷不是尋常之輩。若得與他夫妻諧老。不枉我這一雙識英雄的眼。我今年已十八。若不嫁與此等之人。更揀何人。但我爹上堂。定要嫁勢要之人。不知勢要之人。就是貧賤之人。做起的。擗到如今。從把青春就悞過了。豈不可歎。日後難逢。這是小姐的私念。大凡女人再起不得這一點貪愛之念。若起了時。便就心猿意馬。把捉不定。恰值那施十娘。提了花盞兒來。劉家見了老夫人。道箇萬福。夫人還禮道。施媽。上久不見你了。因家間窮忙。失看老奶奶和小姐。今日新做得幾枝好花兒。送與小姐戴。老夫人道。我家小姐正思量你的花兒戴。你來的好。劈了茶。就走到小姐繡房門。只見開簾兒。走將入去。只見小姐倚着闌干。似一絲兩氣模樣。上前道。個萬福。恰值小姐思憶少年。一時不知見施十娘。道了萬福。方纔曉得有人到來。急轉身回禮道。媽媽爲何這幾時不來看我。可有什麼時新巧色花朵兒。見麼。施十娘道。有有。連忙開了花盞兒。都是斬新花樣。一枝枝取出來。放在桌上。却取起一朵喜踏連科的金枝金梗異樣好花兒。插在小姐頭上。道。但願小姐明日嫁箇連中三元的美少年。帶挈老身。喫杯喜酒可好麼。小姐笑。便隨他帶了。恰好了鬟春嬌送進茶來。施十娘接杯在手。顧口見道。老婆子今日劈了小

四清自語
姐的茶不知幾時啣。小姐的喜酒哩。常時受小姐的好處。一些也不會補報得。日夜在心。明日若替小姐做得一頭好媒。老婆子方纔放心得下。小姐口中雖不做聲。却也不怪他說。施十娘看房中無人。便走近小姐身邊一步道。小姐老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敢在小姐面前說麼。若不嫌老身多嘴。方敢說。若怪老身。老身也就不說了。小姐道。媽媽。你是老人家。如何怪你。有話但說。不妨。施十娘便輕輕說道。小姐。你前日樓上。可曾見一個少年的郎君麼。小姐臉上微紅。慢慢的道。沒有。口中雖然答應。那意思甚憐。施十娘見他。像個不真怪的意思。料道是曾見過的。因又說道。你休瞞我。那少年郎君。今日特來見我。說前日見了小姐。小姐稱贊他美少。可是有的麼。小姐不覺滿面通紅。便不則聲。施十娘知竅。便說道。那少年郎君。是蘇州人。姓文。真個好一個風流人品。小姐若得嫁他。日後夫榮妻貴。也不枉了小姐芳容。你心下何如。那小姐把頭低了。微微一笑。施十娘見小姐這般光景。料道十拿九肯。又頷道。那文相公。思想小姐。自從昨日至今。一連來數次要老身訪問小姐消息。不知小姐有何話說。那小姐道。沒有什麼說話。便不知這人可曾娶。便不言了。施十娘接口道。他說不會娶。妻。所以求老身做媒。據我看起來。這人不是個薄倖。

西河... 之人論相貌與小姐恰好是一對兒。不可錯過了。這好親事。小姐若肯應允。老身出去就與他說知。小姐將頭點了一點。施十娘會意。忙收拾花盞兒起身。小姐又扯住他。道。老媽媽。諱言。施十娘道。不必分付出來見了老。道。小姐還要幾枝好花兒。明日再送來。說罷自去。

背地商量無好語

私房計較有奸情

施十娘出得門來。那文世高早已在店中候久了。見了十娘。欣欣然有些喜色。便深深唱一箇喏道。那事如何。十娘細細說了一遍。喜得那世高。渾身如蟲鑽骨痒。非常快樂道。小姐只般光景。婚姻事大半可成。一首詩。勞老娘寄與小姐。一看或求他和我一詩。或求他信物一件。以為終身之許。全仗維持。施十娘依允了。文世高回寓。當晚一夜無眠。次日早起。取出白綾汗巾一方。磨濃了墨。寫七言絕句一首于上。

天仙尚惜人年少

年少安能不慕仙

一語三生緣已定

莫教錦片失當前

寫完封好了。急急走到店中。付與施十娘。道。煩老娘寄一寄去。千萬討小姐一箇回信。事成重重相謝。施十娘袖了詩。又揀幾枝好花兒。假意躡到劉家來。見了老夫人。道。今選上好花兒。比昨日的好。特送與小姐。說完了。便望小

四湖仙詩
娟臥樓上走。小姐見了。比昨日更白不同。卽忙見禮。施十
娘四顧無人。便去袖中摸出那條汗巾兒。遞與小姐。小姐
打開一看。却是一首詩。仔細看來。大是鍾情的意思。又見
他寫作俱妙。一發動了個愛才的念。看了不忍釋手。施十
娘見他這般。不捨。就道。小姐高才。何不就和一首。小姐笑
道。如何便好。和得。施十娘道。文相公還要問你求牛信物。
兒以爲終身之計。小姐聽罷。便走到箱子內。取出親手繡
的一條花汗巾。拿起一枝紫毫筆。就題一詩于上云。

英雄自是風雲客

兒女蛾眉敢認仙

若問武陵何處是

桃花流水到門前

完詩就遞與施十娘。十娘道。你兩個便是這般用愛。定
是前生結下的夫妻。但不知這詩中可曾約他幾時。出會
小姐道。我詩中之意。雖未有期。却隨他早晚來會。便了施
十娘道。如此同好。但府上銅牆鐵壁。門戶深沉。却教他從
何處進來。小姐聽了。沒做理會。施十娘是偷香竊玉的老
作家。推開窗。四圍一看。道。有了。老身的後門緊靠着這花
園牆內。棲雲石邊。小姐你晚間可到石上。垂過一條索子
來。教文相公執着索子。攀着樹枝。便可進來。小姐道。恰好
有條鞦韆索在此。且喜這石件有一枝老樹。儘可攀援。諒
無失足之虞。兩個計較得端端正正。小姐又取出一隻穿

得半新不舊的繡鞋兒。遞與媽媽道。以此爲驗。施十娘袖
了繡鞋兒。并花汗巾。起身作別。臨行時。小姐去奩粧裏。取
金釵一。雙。贈與施媽媽。道。權作謝儀。休嫌菲薄。又叮囑了
幾句。送至樓門口。正是

情到相關處

身心不自由

和盤都托出

割闕惹風流

施十娘急急走至店中。那文世高已候許久了。施十娘道。
文相公。恭喜賀喜。天賜良緣。我今日爲你作合。你休負了
小姐一片苦心。遂取出汗巾繡鞋兒。遞與文世高。世高一
時見了。就如平地登天。喜之不勝。再看詩意。不獨情意稠

又令人愛殺。正在仔細玩弄之際。忽然想起夢中成語之
言。若問婚姻。只看香勾之句。遂歎一聲道。好奇怪。施十娘
道。有何奇怪。文世高便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施十娘道。
可見夫妻真五百年結就的。不然一見。何便留情至此。文
世高遂把汗巾繡鞋。放入袖中。施十娘道。還有好處哩。約
你晚間相會。并從牆上掛索之計。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喜
得那文世高。眉花眼笑。連叫謝天謝地。走到寓所。換了一
套新鮮衣服。等到黃昏。街鼓微動。文世高就悄悄到施十
娘家等候。候不多時。只聽得牆頭上。果有鞦韆索放過來。

施十娘扶了文生。文生吊住索子。扒上牆頭。慌慌張張攀
着一枝枯樹枝。正欲跨到石上。不料着那枯樹一斷。從空
倒跌在石上。立時喪命。只道是

兩地相思今會面

誰知樂事變成悲

施十娘見文生跨過了牆。只道落了好處。竟自閉門而睡。
不題。小姐見文生已上牆頭。正欲相迎。怎知跌下。竟不動
了。急走近身邊一看。見牙關緊閉。手足冰冷。在去摸他口
鼻。一些氣息也無。小姐慌了手脚。霎時滿身寒顫起來。
待欲救他。又無計策。只得又去口鼻邊摸一摸。氣息全無。
身上愈冷了。悽惶無措。不覺兩淚交流。一則恐明早父母
看見屍首。查究起來。譴責難逃。二則文生因我而亡。我豈
有獨生之理。千思百想。只得將鞦韆索自縊而死。正是

可憐嫩蕊嬌花女

頓作亡生殞命人

且說春嬌這了鬟。原是粗婢。日日清早。小姐幾次叫他。也
不就起來。這晚小姐因有心事。叫他先睡。故不知小姐自
縊而死。竟睡得箇不亦樂平。老夫人不見春嬌出來。取面
湯。隨即自上樓來。叫春嬌。這時節怎麼還不拿面湯。與小
姐洗面。那春嬌從睡夢中驚醒。起來見老夫人立在他面
前。也便呆了。老夫人只道小姐貪睡。口裏道。女兒你也忒
嬌養了。這時候還不起來。莫非身子有些不快麼。總不見

則聲急急走到牀前一看。並無不見影響。忙問春嬌道。小姐。左在那裏。春嬌夢夢不知。下樓四圍一看。只見棲雲石上。跌死一少年男子。舉頭一看。樹上吊着的却是秀英女兒。一時嚇倒。口裏只叫道。怎麼好。怎麼好。急叫春嬌把小姐抱起。自去喉間解了鞦韆索子。放將下來。已是直挺挺一。氣息都無了。慌忙走到房中。見了劉萬戶。兩淚如雨。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劉萬戶不知甚麼緣故。問道。為何事。這般慌張。夫人咽了半日。方說得一句。出道女兒縊死了。劉萬戶聽了。驚得面如土色。急忙同了夫人。走到石邊。看見兩箇死屍。便則聲不得。點點頭。歎一口氣道。這般醜事。怎處。春嬌知是施婆做脚。劉萬戶對夫人道。女兒之死。這也罷了。但這賊屍。卻怎麼處。因又想道。這事既是施婆做的。須叫他來。設法出去。便悄悄叫家人去喚施婆。那時施十娘起五更。就立在後門頭。等文生下來。再不見鞦韆索子。好生疑慮。不住的走進走出。絕不見影兒。心裏委決不下。忽然間。劉家兩個人走到面前。道。施媽媽。匆匆立等。你說句話。那施媽媽聽了這句。話。嚇得面上就像開染坊的。一搭兒紅。一搭兒紫。料道這事犯出來了。又沒法兒做個脫身之計。只得硬着膽。來見老夫人。夫人道。你如何害我小姐。施媽媽道。這不關我事。這都是小姐自看上了文生。

賦詩相約自家做出來的。老夫人道：如今兩個都死了，怎麼處。施媽媽聽了這一句，一發說着沒有了。同到山石邊一看，連施媽媽也哭起來。劉萬戶道：做得好事，誰要你哭。如今事已至此，無可奈何。我家醜聲豈可外揚，卻怎麼弄得這兩個尸首出去。方好，恐家中小廝得知，人多口多，不穩便。施媽媽接口道：我有個侄兒李夫，原賣棺木爲生，他家有三個工人，待我去叫他晚間寂寂擡一口大些的棺木來，把他二人共殮了，悄悄擡到山裏埋葬了。誰人得知，劉萬戶與夫人都點頭會意，取了三十兩銀子與施媽媽，叫他速去打點，又分付道：切莫聲張，來扛擡的人，切勿與他說真話，若做得乾淨，前情我也不計較你了。棺木須要黃昏人靜，從後門擡進，不可與一人知覺，凡事謹言，不可漏洩。說罷，施媽媽自出暗暗的打點，安到得人靜。劉萬戶只叫春嬌開了後門，放那擡棺木的悄悄而入，扛擡的人留在外廂，單叫李夫進來，把這兩個尸首放做一樁。老夫人不敢高聲大哭，因愛惜這個女兒，雖有家費已死無靠，遂將房中金銀首飾盡數都放在棺內，方將棺材蓋上釘好。老夫人又賞了扛擡的人，悄悄擡出，擡到天竺峰下，擡開上來，把棺材放下。李夫分付衆人道：你們擡了這半夜也辛苦了，你們先自回去買些酒喫，我受人之托。

當終人之事我自理好了方回。衆人取了扛索而回。獨李夫人心懷歹意。因入殮時見老夫人將金銀首飾放在棺內。約莫也有二百金。李夫是眼孔小的人。生平何曾見過這許多東西。一時眼熱。恨不盡數拿來。揣在懷裏。故先打發了這幾個人回去。再四顧無人。便將鐵錐把棺蓋着實打了幾下。那棺蓋就鬆開一條縫。原來李夫先前用了賊智。便預準備着這個意思。于釘上將節就不着實釘緊。所以一敲就開。再將鐵錐去。子口邊擺將開來。把棺蓋掀開放在一邊。正要伸手去小姐頭上抄那首飾。你道世上有這樣遇巧的事。一邊李夫去。首飾一邊文世高還竟轉來。嘆息一聲。那李夫着實嚇了一跳。只道是死鬼作怪。慌了手脚。連忙便跑。只聽得呼呼有鬼。從後趕來。愈覺得心慌。急極的往前奔走。一連跑了四五里路。方纔放心。回轉頭來一看。並沒一個人影。低頭一看。原來腳上帶了一條大荆棘草。索索的不住拖着。四邊荒草亂响。不覺疑心生暗鬼。趕來李夫原不是久慣劫墳之人。所以一驚便走回。去那裏還再來。正是

鼈魚脫却金鉤鈎

擺尾搖頭再不來

且說文世高還竟轉來。遍身疼痛難當。又不知何處。舉目茫然。但見淡月彎彎。殘星點點。荒蒿滿眼。古木參天。見有

已存身棺內。誰知棺內又有一屍料。是秀英小姐了。抱着小姐的屍首。哭道。我固爲卿而死。卿必因我而亡。既得生。同情死同穴。志亦足矣。因以面對面抱着。只是哭。見小姐不能回生。便欲再尋死地。忽見鼻孔中微有氣息。文生急按耳哀呼。以氣接氣。良久。秀英星眼微開。文生大喜。漸漸扶起。覺音容如舊。二人既醒。悲喜交集。秀英道。今宵死而復生。實出意外。這是天意不絕。爾我之配。但我父母謂爾我已陷于死。無復再生之理。不可驟歸。不若妾與君同去。晦迹山林。甘守清貧。何如。文生點頭道。此言甚是有理。兩人從墳中走出。文生因跌壞。步履維艱。秀英只得幫着。文生將棺內被褥打了一包。又將自己金銀首飾收拾。好。再將棺蓋蓋好。把鐵鋤些浮土。掩了棺木。攜了包裹。二人你攙我扶。乘着星月之下。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山來。走到天亮。方纔到得水口。文生僱了一隻阿娘船。扶了秀英小姐下船。便與船家長幾錢銀子。買些魚肉酒菓之類。燒個平安神福紙。大家喫了神福酒。遂解纜開船而去。正是

偷去須從月下移

好風偏是送歸期

傍人不識扁舟意

惟有新人仔細知

這文生載了秀英小姐。就如范大夫載西施遊五湖的一

般船中好不歡悅。又是死而復生之後。重做夫妻。尤覺不同。只是身體被跌傷之後。少不暢意。每到了村鎮。便買些酒肉。將息過了三日。早到了蘇州地面。文生先走上去。叫了一乘暖轎。可來收拾了包裹。放在轎內。兩人擡到家裏。歇下轎子。請那新娘子出來。那時更自不同。

不道是嫦娥下降。

也說是仙子臨凡。

原來文生父母雙亡。他獨是當家。就叫家那婢女收拾內房。打掃潔淨。立時買了花燭紙馬。拜起堂來。喫了交杯酒。方纔就寢。從此夫妻相敬如賓。自不必說。且說老夫人當日打發了這棺材出門。暗暗啼哭不住。只因止此一女。日常不會與他早定得親。以致今日做出此事。未及要緊。把

一塊肉。屈屈斷送了。心裏又懊恨。又記掛。不知埋葬的如何。次日去尋施媽媽。正要問他埋葬的事。叫人去問。並無人答應。推開門看時。細軟俱無。只剩得幾件粗家伙在內。家人忙回覆了夫人。夫人愈加傷感。道恐我與他日後計較。故此乘夜遁去了。正是

千方百計度婆子。

逃向天涯滅影踪。

那文生與秀英在家。正自歡娛。誰知好事多磨。其時至正末年。元順帝動十七萬民夫。濬通黃河故道。一時民不聊生。人人思叛。妖人劉福通。以妖人倡亂。軍民遇害。劉萬戶

以世曾人才。欽取調用劉萬戶。無可奈何。只得同夫人進京。經過蘇州。又值張士誠作耗。路途騷動。那些軍士們紛紛四散。劫掠遇着的便殺。有行李的便奪。行李到處。父南子北。女哭兒啼。好不慘懷。劉萬戶欲進不能。暫羈吳門。過不幾日。那張士誠乘戰勝之勢。沿路侵犯。到蘇州地面。合郡人民驚竄。文生在圍城中。亦難存濟。只得打疊行囊。挈了秀英同衆奔出。也投泊到驛中。秀英小姐遠遠望見一人。竟像父親模樣。急對丈夫道。那是我父親。不知爲何在。此但我父親不曾認得你。你可上前細細訪問明白。那文

世高依了秀英之言。慢慢踱到劉萬戶面前。拱一拱手道。老先生是杭州麼。劉萬戶答道。學生正是錢塘文生。又道。若先生高姓。萬戶道。姓劉。家下原繫世。冒近因劉福運作亂。學生因取進京調用。并家眷。馬滯在此。不意逢此兵戈。滿眼之際。不能前進。奈何。文生聽了這一番話。別了回來。對秀英小姐道。果係是我泰山。連你母親也來在此。小姐聽得母親也在這裏。急欲上前。一見文生。止住道。未可造次。你我俱是死而復生之人。恐一時涉疑。反要惹起風波。更爲不美。且慢慢再作區處。小姐不好拂丈夫之意。只得忍耐。然至親骨肉。一朝見了。如何勉強打熬得住。是夜秀英暫宿館驛間壁。思念父母。竟不成眠。嗚嗚大哭。聲聞遠

近劉萬戶與夫人細聽哭聲。宛然親女。秀英之聲也。心中涉疑。急上往前一看。亦是秀英。老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一把抱住了。大哭。獨劉萬戶尚然不信。因說女已死久。必然是個鬼。祟變幻惑人。秀英聞言。細細說明前事。父親只是不信。秀英見父親古執無計。可施只得說。父親若果不信。可叫人回到天竺峯下。原舊葬埋之處。掘開一看。若是空棺。則我二人不是鬼了。劉萬戶依言。分付老僕劉道速往西湖天竺峯下面。同施婆。侄兒李夫。掘開舊葬之處。看其有無。速來回報。劉道領了主人之命。走到湖上去尋李夫。誰知李夫當夜開棺。恐怕日後事露。夜間就同姑娘逃遁。了沒處尋。下落却問得原先李夫手下。一箇擔材之人。領了劉道到山中。掘開土來。打開棺材一看。果然做了孔夫子。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劉道方信。還竟是真。急急奔到蘇州。細細說知。劉萬戶始信。以爲實然。夫人見女兒重生。喜之不勝。獨劉萬戶見女婿是個窮酸。辱沒了家譜。心中只是不樂。幾次要逐開他去。因于戈擾攘。姑且寧耐。到得癸巳六月。淮南行省平章福壽。擊破了張士誠。會伯顏帖木兒等。合兵進。斬水破之。自此道路稍通。劉萬戶恐王命久羈。急于趨赴。遂攜了夫人女兒。同上海師文生。亦欲同行。爭奈丈人是箇極勢利的老花臉。竟棄逐文生。不許

同往。文生却與小姐依依不捨。那萬戶大怒。登時把秀英小姐。扶上車兒。便對文生道。我累世不贖白丁。汝既有志讀書。須得擢名金榜。方許爲婚。說罷。登程如飛而去。氣得那文生。嚎啕大哭。珠淚填胸。昏暈幾絕。又思量道。這老勢利如此可惡。而我妻賢淑。生死亦當相從。遂緩步而進。到得京師。那時劉萬戶新起用。好不聲勢赫奕。世高窮酸如何敢近。傍邊又沒個傳消息的紅娘小姐。如何知道文生在此。况客中金盡。東奔西去。沒箇投奔。好不苦楚。兼之臘月朔風凜冽。彤雲密布。悠悠揚揚。下起一天雪來。文生冒雪而往。只見前面一個婆婆。提着一壺酒。冒雪而來。就像施十娘模樣。漸漸走到面前。施十娘擡頭一看。見是文生。好生驚恐。啐了一聲。也不開言。連忙提了酒壺。往前亂跑。口裏只管不住的念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菩薩。文生見他如此害怕。曉得他疑心是鬼。便連趕上幾步。道施老娘。不要心慌。我不是鬼。我有話與你說。那施十娘心慌。也不聽得他的話。見他從後面趕來。越發道是鬼了。走得急。不料那地下雪滑。一交跌倒。把酒罐兒丟翻在地。連忙爬起。那酒已潑翻了一半。文生忙上前扶住道。老娘不須怕得。我不是鬼。連聲道不是鬼。施十娘仔細看着。方纔放心道。你不要說謊。我是不怕鬼的。文生道。我實是人。並

西遊記
非虛謬。你却不曉得。我還魂轉來緣故。所以疑心。我與小姐都是活的了。施十娘道。我不信。那棺材又是釘的。棺上又有土蓋了。如何走得出來。文生道。不知那時有甚麼人來。撬開棺木。要盜小姐首飾。却值我氣轉還魂。那人就驚走了去。我見小姐屍首。知是爲我而死。并小姐亦活的事。細細說了一遍。施十娘道。如今相公進京來。何幹文生道。誰知小姐父親上京做官。驛中遇着了小姐。岳父嫌我窮酸。竟強攜了女兒進京。將我撇下。我感小姐情義。不忍分離。只是在此伺候消息。今日衝寒出來。又訪不得一箇音問。却好撞着老娘。不知老娘爲何也到此住。施十娘道。因你那日死後。我却心慌懼罪。連夜與姪兒搬移他處。後因我女兒嫁了京中人。我也就同女兒來此。儘可過活。相公既如此無聊。何不到我舍下。粗茶淡飯。權住幾時。一邊溫習經書。待功名成就。再圖婚娶。何如。文生正在窘迫之際。見施十娘留他。真箇是他鄉遇故知。跟了十娘就走。走上數十家門前。便是他女婿家了。施十娘斗出女婿來見了。分賓主而坐。說其緣故。那女婿嗟呀不已。媽媽就去把先前剩的半壺酒。盪得火熱。拿兩碟小菜兒。與文生搪寒。自己就到外廂收拾了一間書房。叫文生將行李搬交。文生從此竟在施媽媽處作寓。凡三餐酒食之類。都是施媽

媽搬與他喫。文生本是不求聞達之人。因見世態炎涼。若不奮跡魏科。如何得再續婚姻。以報密小姐貞潔。因此下老實讀書。那劉萬戶在京人。皆趨他富貴。知他只此一女。都來求他爲婿。劉萬戶也不願。一日女塔竟要另許勢豪。幸得秀英小姐守志不從。父母苦勸他。便道若有人還得我香勾的。我就與他爲婚。萬戶見女兒立志堅貞。只得罷了。一日黃榜動。選場開。文世高果以奇才雄策。高掇魏科。那榜上明寫着蘇州文世高。豈有劉萬戶不知的道理。只因當日輕薄他。只知姓文。那裏去問他名字。所以不知他。中。又量他這窮酸。如何得有這一日。在文生高中。也是本分。爲事。但劉萬戶小人心腸。只道富貴貧賤。是生成的。不知富貴貧賤。更翻迭變。朝夕可以轉移的。但曉得富貴決不貧窮。不曉得貧窮也可富貴。但時運有遲早耳。奉勸世人。不可以目前窮通。認做了定局。文世高自中之後。人見他年少。未有妻室。紛紛的來與他議親。他一槩回絕。仍用着舊媒人施媽媽。取出劉小姐原贈他的汗巾一方。香勾一隻。遞與施媽媽。煩他到劉萬戶家去看他。如何回話。施十娘郎刻領了文老爺之命。喜孜孜來到劉萬戶衙內。衙內人見了施媽媽。俱各驚喜。施媽媽見了老夫人和小姐。真個如亭裏相逢一般。取出小姐詩句香勾。一五一十說

了。女老爺圓親之意。合家歡喜道。小姐果然善識英雄。又能守節。劉萬戶也便撥轉頭來道。女兒眼力不差。守得着。了一面。回復施媽媽。擇日成親。一面高結綵樓。廣張筵席。迎文生入贅。說不盡那富貴繁華。享用無窮。文世高是個慷慨丈夫。到此地位。把前頭的事。一筆都勾。夫妻二人。甚是感激。施十娘恩義。厚酬之以金帛。并他女婿。也都時常照管他。後來張士誠破了蘇州。文世高家業盡散。無復顧戀。因慕西湖。仍同秀英小姐。歸于大橋舊居。逍遙快樂。受用湖山佳景。當日說他不守。開門到今日。又贊他守貞志烈。不更二夫人。人人稱羨。箇箇道奇。傳滿了。杭城內外矣。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十二

古吳墨浪子搜輯



錢塘遺蹟

草莽英雄。乘時奮起。而招集士卒。竊據一方。以成霸王之業。往往有人不為難也。然皆僥倖得之。不旋踵即驕橫失之。惟難在既成之後。能識時務。善察天心。不妄思非分。以自趨喪亡。不獨身享榮名。而子孫且保數世之利。如錢鏐。王者豈易得哉。嗟乎。此吾過西子湖濱。講錢王祠。而有感焉。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浙之臨安人也。初生時。因有怪徵。父母欲棄之。賴得鄰人錢婆苦勸。而高啟俗名錢婆畱。少

貧賤及父母亡後而了然一身。愈覺無所爲。却喜他天生的驍勇絕人。此時東西兩浙之鹽務大有利息。但官禁甚嚴。無人敢於私販。錢鏐貧困無聊。遂招集了一班流亡漢子。暗暗販賣私鹽。捕人知風來捉他。却自恃驍勇。盡皆被他打走。一時不能得他的踪蹟。如此數年。遂不乏錢財。忽自想道。販賣私鹽。此小人無賴事也。豈大丈夫之所爲。正是

乘時思奮起

雖伏不爲雄

壯志常雷劍

指吞吳越守

唐僖宗乾符年間。適值狼山鎮守將王郢等有功不賞。遂家爲亂。一時猖獗勢不可當。此時浙中雖有節度使。控其地不過虛應名號。至於謀討之事。竟不能行。全賴各縣鄉勇士團出力。那土團內有一人。姓董名昌。也是臨安人。最有英畧。聞王郢作亂。遂欲起兵討之。因出示招集英後。錢鏐訪知。不勝歡喜道。此吾出身之會也。遂往投之。董昌見其人物雄偉。氣宇不凡。不勝羨慕。又聞知也是臨安人。同出一鄉。更加歡喜。因用爲前部。往討王郢。王郢雖一時洶洶然。皆烏合。未經大戰。錢鏐兵至前後衝擊。遂皆星散。正是

干戈爛熳列旌旗

戰士常隨鉞鼓齊

贏得將軍封萬戶

治治腥

輪蹄

朝廷聞董昌討賊有功遂補為石鏡鎮將董昌遂以錢鏐石鏡兵馬使自是董昌與錢鏐之英名著于兩浙到了淮南節度使高駢遣一使者來召董昌到廣陵去議事董昌見他官尊權重不敢不往因帶了錢鏐同至廣陵進見高駢因說道董將軍平王郢之亂戰功矯矯一時今黃巢犯順橫擾中原將軍既擁重兵何不從予而討平之亦一代之奇勳也不知將軍有意否董昌聽了一時不能答因俯首而思高駢說道此大事也非魯莽應承得的可退而熟思之明日復我正思

思深能勝敵

審處可談兵

不是同謀侶

何須強用心

董昌因謝而辭出與錢鏐商議錢鏐道往討黃巢固英雄之事然從人牽制未必便能成功况鏐觀高公不過虛揚討賊之名實無討賊之意不若以捍禦鄉里為辭歸而固杭城以為根本此實際也董昌聽了大以為然到次日因進復高駢道以昌僻鄉土將得從制壇旌節進勦黃巢以成不世之功固大幸也但思王郢難亡餘黨尚潛林伏谷未將若執爰隨征倘潛伏者一旦復起乘機鄉里則是後劫未見一斑而前功早已盡棄故躊躇而不能立決也望

名相教之高。駢聽了將軍所思。實老成之見。既是這等道。請回罷。董昌既還石鏡兵馬漸多。以為杭州在其掌握。不妨緩圖。不期過不多時。忽聞朝廷命路審中為杭州刺史。董昌因驚思道。杭州若有刺史。則我鎮將無能為矣。而相攘奪。未免傷情。何不高才境足。先往據之。彼聞吾先至。懼而不來。則聲色俱可不動。即敢于走任。同一城。彼文我武。實亦無奈。我何算計定了。即須兵將入據杭州。自稱都押牙知州事。正是。

知機不妨先下手

事後方知志過峻

杭州刺史路審中。正與頭頭要到杭州來。上在。不期纔

到得嘉興。早有人報知石鏡鎮將董昌。已入據杭州。自稱都押牙。判理杭州之事矣。路審中聞知。不勝驚懼。道董昌鄉團也。自恃討王郢之功。往往橫行。補為鎮將。朝廷莫大之恩也。全不知感。今復入據杭州。妄稱押司。此豈知禮義之人之所為。我若到任。與之爭辨。必遭其辱。莫若歸奏朝廷。再作區處。因而回朝。正是。

兩人計較都相似

更看何人勝一等

有人報知董昌。董昌大喜。以為得計。錢鏐因說董昌道。天下事雖可強為。然名分不正。終難服人。人不我服。禍之根也。路審中奉朝命而來。為杭州刺史。名分甚正。今將軍乃

以兵將之強先入而據之。使路審中畏懼不敢至而逃回。此等舉動實于名分有傷。雖朝廷微弱不能與師討罪。倘草莽又有仗義英雄如將軍奮起者。一旦執此以為口實。不知將軍何以應之。正是

英雄料事多周匝

絕倒當年都押司

董昌聽了大驚道。吾一時造次實未思量及此。但事已件。却將奈何。錢鏐道。將軍之枉名分不正也。今仍正其名。分別枉者直矣。董昌道。名分如何能正。錢鏐道。要正也。還。不難。小將見鎮海節度使周寶。府儒人也。况又多欲。若遣將吏多資金幣請于周寶。求其表奏朝廷。以將軍為杭州

刺史。彼若肯請。則朝廷無不從之。理朝廷命下。則將軍名正。言順矣。董昌聽了大喜。因急遣將吏多資金幣請于周寶。寶果庸懦貪財。雖明知董昌擬杭之為僭竊。却畏其兵威。又利其重賂。遂欣然為之。表奏其平王郢之功。深得浙民之心。若命為杭州刺史。則浙土安矣。正是

荀息片言擒虢主

錢鏐一計定杭州

憑君漫說經邦事

許謨勝算有誰儔

朝廷見節度使表奏以為合理。不日命下。而董昌已實為杭州刺史矣。董昌自做了杭州刺史之後。十分減重錢鏐。百事皆聽他主張。浙民到也相安。不期朝廷微弱不能制

伏羣盜竟陡墜了劉漢宏到浙東來做觀察使你道這劉漢宏是箇甚麼人原是兗州人乘黃巢之亂遂在江陵起而爲盜一時黨羽浸盛遂侵掠宋境既而又南掠申州朝廷被擾因徵東方諸道兵討之漢宏恐不敵因而請降朝廷見其降遂以爲宿州刺史漢宏又怪朝廷賞薄口出怨言朝廷不能制故又陞他做浙東觀察使他既到浙東又嫌浙東偏僻因遣弟劉漢宥與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共將兵二萬屯于錢塘江上欲謀兼并浙西一時報到杭州董昌聞知不勝驚恐道劉漢宏大恣也與黃巢共擾中原爲害不小今坐擁浙東之重兵而遣一將以窺浙西吾杭兵將雖有恐非其敵爲之奈何錢鏐坦劉漢宏雖爲大盜豈擾中原實未逢勁敵令又輕覲浙西遣將來覲好生無禮請乘彼未備痛擊之令其片甲不還以振先聲彼方知我浙西之有人也董昌大喜卽命錢鏐領兵三千駐札錢塘江口以禦之錢鏐既至江以探知劉漢宥與辛約俱立營對岸因想道彼衆我寡與其旗鼓相當方與對敵又不若乘其未備出其不意而擊之必獲全勝這一夜恰又值大霧漫天錢鏐遂索衆兵乘霧渡江比及登岸而劉兵尚熟睡不知錢鏐遂指揮將士奮勇殺入劉漢宥與辛約夢中驚覺但聞得滿營中喊聲動地鑼鼓震天只嚇得魂膽俱

亡忙上走。起止帶了幾箇貼身將士跨馬出後營而逃。那裏還顧得營中的兵。突然被劫。將士無主。惟有逃竄而已。逃竄不及的。俱殺死。二萬兵馬。早已喪去七八。正是

紛紛兵甲自天來

將令軍聲四散開

任我揮戈誰敢過

抬搖羽扇識雄才

劉漢宏聞知兵敗不勝大怒道。錢鏐何人敢乘機襲我。殊可痛恨。誓必擒而斬之。因又命上將王鎮統兵七萬往取杭州。王鎮既至杭州。訪知劉漢者之敗。是立營江岸。爲其乘霧所襲。非對敵之故。因遠遠屯兵于西興。并打了一封戰書責董昌暗襲劉漢者之罪。單索錢鏐出戰。錢鏐既敗。

劉漢者之後。料定劉漢宏必遣兵重來。因在江之上下灣。出處看了兩條渡兵之處。今見王鎮打了戰書來討戰。遂批定來日渡江大戰。因在江口虛立了一個大營。以爲明日交戰之地。王鎮見了信。以爲真。激勵將士。來日臨戰。必要奮勇。以擒錢鏐。斷不防錢鏐又來劫寨。不期錢鏐到了半夜。竟率三千精勇之士。上從虎爪山下。下從牛頭堰。兩江悄悄的渡了過來。兩頭殺入西興寨內。熟知寨內將士未曾防備。一時驚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鎗刀不知何處。只思量逃走。那裏還敢對敵。錢鏐率衆兵將。逢人便殺。直殺得血流成河。屍積如山。王鎮慌忙逃走。竟奔往諸暨。而七

萬人殺死萬餘其餘星散報到劉漢宏漢宏方大驚道錢
 鏐原來英雄如此須謹防之因調兵分屯黃嶺巖下具如
 三處以為三鎮固守越州之門戶錢鏐因說董昌道劉漢
 宏兩次大敗已喪胆矣今調兵分屯三鎮以自守若再往
 攻破其三鎮不但浙西安如磐石而越州一境亦將動搖
 矣但三千兵卒似乎太少董昌道吾初起兵時與錢鏐劉
 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字監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
 臨平曹信俱為都將號稱杭州八都今其人雖存亡不一
 然八都之兵俱在汝何不帥之存攻三鎮錢鏐大喜遂領
 了八都之兵由富春而先攻黃嶺劉漢宏原約一鎮有事
 二鎮往援今黃嶺被攻敵下鎮將史弁與具如鎮將楊元
 宗聞知俱各引兵來救及至二鎮來救而黃嶺已為攻破
 矣史楊二將既已到鎮退還不及只得與戰怎當得錢鏐
 驍勇異常戰不數合早已鞭打史弁落馬而生擒楊元宗
 于馬上矣正是

漢宏三敗却如何

枉費精勤用力多

強戰不知曾料敵

至今野鬼哭山河

劉漢宏探知三鎮俱破欲領精兵來救幸約近議道三鎮
 既破救之已無及矣莫若領兵斷其歸路倘一戰勝之則
 三鎮不救而自全矣劉漢宏大以為是遂引精兵屯子諸

賢錢鏐探知，大笑道：「斷歸路是邀截敗兵也。吾大勝之兵，是歸師也。歸師莫遏，彼若遏之，吾又立見其敗矣。」因將入都之兵，列做長蛇之形，振旅而還。到了諸暨，劉漢宏不知好歹，竟引精兵從中突出，意欲衝做兩段。不知長蛇陣法，擊腰則首尾相傾。劉漢宏的兵纔沖來，而一聲砲響，長蛇之腰往後一展，讓劉漢宏殺人而長蛇之首尾早已迴盤攏來。將劉漢宏之兵重重圍裹在內，不辨東西南北。欲擊左而左邊兵卒有如鐵壁欲擊右而右邊將士有若銅墻。欲要退回而後已無路，四圍喊殺將來，只叫不要走了。劉漢宏那劉漢宏聽見，只嚇得魂胆俱無，慌做一團，還虧得辛約殺開一條血路，擁着劉漢宏逃去。其餘將士喪亡過半，正是：

擁兵只道自強梁

南界圖來想半疆

誰料有時強不去

強爭強奪自趨亡

劉漢宏大敗逃回，愈思愈惱，道：「吾橫行半世，雄名矯矯，怎今一旦喪于錢鏐之手？」辛約道：「觀察雖兵敗數次，皆被敗被劫，諛中其詭計，並非堂堂正正對壘交鋒。觀察若親提大兵，直逼錢塘，聲量昌妄攻之罪，而擊之，則勝負未可知也。何自出此短氣之言？」劉漢宏聽了大喜道：「都虞侯之言是也。」因撥點全鎮之兵約十萬，進屯西興，以擊董昌。董昌

聞知因謂錢鏐道劉漢宏此番復國而來勢非小可將軍不可輕視須避其銳氣而緩圖之錢鏐道劉漢宏雖傾國而來實是計窮力竭勉強支撐然屢敗之後其心甚怯若緩緩圖之則停商長志必漸猖狂莫若乘此戰勝先聲濟江道擊使其立足不定未有不敗者此一敗則越州不可保矣董昌道將軍善觀方便吾不中止錢鏐遂依舊率了八都之兵渡過江去對着西興立一大營却暗暗的差阮結領了數百細作兵丁叫他轉出西興之後四下埋伏只聽得前邊阮結斬殺便響起旌旗鳴鑼擊鼓若將襲其後寨者眾領而去錢鏐到了次日即長鎗木馬親立于大纛之下上首是顧全武下首是杜工權武湯威以率戰劉漢宏領着十萬大兵而來只以為錢鏐兵寡畏懼不出便好逞強不料兵馬營盤尚未立定而錢鏐早已陣前討戰心雖忿忿却又怯他驍勇然事已到此無可奈何只得領了一班將士擁出陣前大聲說道我新東觀察使也董昌不過一杭州刺史怎敢擅自用兵襲我守將破我三鎮以犯上下之分今本使興兵問罪官面縛以請尚有可恕奈何倚強逆命直待身膏斧鉞之贖矣錢鏐道汝本一盜耳蒙朝廷准降加以顯職此莫大之恩也汝今既知以觀察妄自尊大便當思聖命止勅戮祭浙東如何爾番遣將犯

我浙西須知浙西各自有主。汝既以知犯我，則浙東越州吾豈容汝安坐。說罷，早一匹馬一桿鎗，劈面沖來。劉漢宏的先鋒穆用見了，只得橫刀截戰，戰不數合，早被錢鏐一鎗刺于馬下。正是

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木枯

劉漢宏見穆用刺死，着了忙，便麾眾將齊出錢鏐一馬當先。因叫眾將道：不乘此時捉了劉漢宏，更待何時？遂縱馬直搶至劉漢宏麾蓋之下，顧令武興、韓諸將早隨後殺來。大家正是殺在一團，忽劉漢宏寨後鑼鼓震天，旌旗招展，有如無數的兵馬來劫寨。劉漢宏前面廝戰，尚支撐不

來，怎禁得後面兩傍又有兵來劫寨，直嚇得心寒胆落。耳旁又聽得敵兵只叫：不要走了！劉漢宏漢宏恐怕被執，遂不顧眾將輪贏，竟策馬刺斜裏衝將出來，斜路奔去。又聽得背後有人趕來道：那穿金甲錦袍的，定是劉漢宏。錢將軍有令，不許放走。快趕去捉住。劉漢宏聽得分明，忙將金甲錦袍脫下，付與侍衛，又往前面奔。不期過得山來，却是西興江口，是條絕路，急急要再復回，又聽得人聲洶洶，只叫：錢將軍有令，不許走了。劉漢宏到漢宏事急，已搢着走到江邊，投江而死。却喜江邊有一隻小漁船，在那裏剖魚，為鱸。劉漢宏見了，不勝之喜，忙跳下馬來，鑽入漁船，奪了

漁人膾魚的刀拿在手。中裝作膾魚之狀。却將漁人連連將船撐開。追兵趕到江邊。不見踪跡。方纔回去。劉營將士苦戰多時。忽聽得主帥已逃。便心灰意懶。盡皆敗走。一霎時十萬餘兵。殺得東零西散。只剩得一箇空寨。錢鏐因謂董昌道。劉漢宏屢敗喪胆。浙東越州已在吾掌握。董昌謂錢鏐道。將軍若能爲我取越州。吾當以杭州授將軍。錢鏐道。鏐非敢貪杭州。但越州不取。至容劉漢宏養成銳氣。終爲後患。董昌道。將軍之言是也。此時是僖宗光啓二年冬十月。錢鏐引兵伐越。却不由江路。竟從諸暨以趨平水。復鑿山開道。四五百里。直出曹娥埭。以攻其不備。此地雖也有守將鮑君福守之。這鮑君福已知錢鏐屢敗劉漢宏。又自諒兵微將寡。不是錢鏐的對手。遂率衆迎降於錢鏐。錢鏐大喜道。子知順逆者。遂率之進屯豐山。劉漢宏聞知急遣兵將來迎。錢鏐兵威已著。盡皆敗去。錢鏐遂乘勢進圍越州。無人固守。錢鏐兵朝至而夕破矣。劉漢宏此時兵將已無。又見城破。知事不濟。奔出東門。逃往台州而去。台州刺史杜維見劉漢宏逃來。因大驚道。此禍端也。納之必招董昌。錢鏐之兵非算也。因設盛筵款待。等他喫得爛醉。然後將他綁縛起來。納于檻車之中。差一隊兵馬從間道直解到杭州。獻于董昌。此時錢鏐既克越州。命將守護已回。

杭州報捷。適值劉漢宏解到。董昌猶以爲浙東觀察。是奉朝命。恐不便行刑。錢鏐道。漢宏太盜也。觀察之職。是挾制而得者。非出朝廷之正命。况失職弄兵。亦罪人也不斬。何爲董昌以爲然。遂斬之。正是

爲賊強梁亂殺人

殺人如草以爲神

誰知天道終須報

一旦誅屠到自身

董昌既得了越州。便徙鎮越城。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不負前言。果以錢鏐知杭州事。到了三年春。朝廷聞知劉漢宏在浙作亂。爲董昌錢鏐所斬。因卽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此卽錢鏐治杭之始也。錢鏐既治杭州。

聞知。又加錢鏐爲鎮海節度使。錢鏐承命益修政業。到了乾寧元年。又加錢鏐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此時董昌因貢獻殷勤。朝廷已加爵至醜西郡王。因而妄想非分。又有吳瑋李暢之一班。倖佐聳諛之。遂謀爲帝節度使。黃陽會稽令吳璋。山陰令張遜皆苦諫之。俱被殺戮。遂于乾寧二年二月。身披袈裟。登于城樓。卽皇帝位。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以吳瑋爲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爲大將軍。又移書錢鏐。告以權卽羅平國位。因以鏐爲兩浙都書權使。正是

富貴榮華俱已極

專謀非分作超陞

錢鏐得書因歎息道富貴已極乃自取死耶因復書戒之道天下事勢應須自揣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一百姓皆陷入塗炭中又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享富貴之為快乎及今後悔尚可及也倘猶豫不決大禍至矣董昌正纔為帝興匆匆的那裏肯聽錢鏐見其不聽因謂衆將士道董公愚而且驕自趨死路非口舌所能爭須以兵諫之庶幾一悔因領了三萬人馬弓上弦刀出鞘金鼓喧天旌旗閉日直至越州城下叫人傳言請董大王相見要知董昌妄自稱帝原恃着錢鏐夙好定然相扶今日他的兵早先至城下弊一大驚因排駕迎恩門傳諭錢鏐道錢公別來

遂大加恩惠于民民皆安堵到了昭宗景福九年勅遣羅武勝軍於杭州遂以錢鏐為防禦使到了二年閏五月又改錢鏐為蘇杭觀察使錢鏐見朝廷恩爵屢加遂留心圖治又見杭民生齒日繁並無城郭以為護衛到了秋七月農事將畢因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要築杭州羅城週圍七十里各門俱已築完衝候潮一門歸于錢塘江上江岸時城為潮水衝塌故一帶城牆難于築起錢鏐不覺大怒道吾錢鏐既為杭州一方之主則一方鬼神皆當聽命于我怎敢以潮水無知衝塌江岸以致吾善政不能成功若果如此則朝廷官爵為無用矣吾安肯低眉任其

洶湧。因選了精卒萬人。各持勁弩。等到潮信之日。親率六師。排列于江岸之上。以待潮來。不多時。果見潮頭起。如銀山雪嶽一般。飛滾而來。古人有詩言

千層雪練連天接

萬乘貔貅捲地來

錢鏐待潮頭將滾到百步之外。便放了三箇大砲。一聲鐘響。萬弩齊發。箭箭都射潮頭之上。射了萬箭。又是萬箭。真個是英雄之氣。直奪鬼神。那潮頭被射。恰是有知的一般。便不敢衝突到岸邊。竟撒轉潮頭。霎時退去。江口萬民見了。莫不咤異。歡聲如雷。皆伏錢將軍之神武。自此之後。潮頭往來。絕不衝岸。而城功立。時告竣矣。到了九月朔。廷

無恙。今何故以丘相逼耶。錢鏐見董昌自出。因走馬至恩門下馬。再拜而說道。大王位兼將相。富貴已極。正宜受享。奈何捨安就危。而造此滅族之事。我錢鏐今日之來。雖兵馬造次。然猶是念大王久相愛庇。不忍坐視。盡此微忱。欲冀大王之改悔耳。倘大王聽信奸佞。必不見察。則公私之恩義已絕。異日天子命將出師。則尹今日之比也。願大王熟思之。大王縱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忍隨大王滅沒耶。董昌見錢鏐侃侃指摘其罪惡。方纔大懼。說道。謹領大教。隨即入城。遣人致犒軍錢二十萬。以散士卒。又使人錢道說吳瑤以及妄言巫覡數人。送于錢鏐。且請待罪于天。

子錢鏐見其有改悔之意。遂引兵西還。細以其狀奏聞朝。廷。朝廷念其輸貢之勤。又憐其改悔。遂詔釋其罪。縱歸田。里。誰知董昌見錢鏐兵至。一時改悔。及錢鏐兵去。又惑于。奸人之說。復稱帝號。又求救于楊行密。楊行密上表請赦。董昌又遣寧國節度使田頔。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城以救董昌。安仁義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見董昌仍復稱帝。不勝大。因遣武勇都指揮顧全武。都。知其馬使許再思把守西陵。令安仁義不能渡。朝廷欲用。楊行密之請。再。官爵錢鏐不從道。為帝何事。而可屢犯屢赦乎。錢鏐討之。錢鏐遂遣顧全武。

許再思進兵未至越州城下正是

六師 將天鉞

欲悔前非恨已遲

董昌遣兵拒戰。戰敗而嬰城自守。顧全武因擁兵圍之。晝。夜攻打。董昌徬徨無策。因又削去帝號。復稱節度使。顧全。武破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而拒之。錢鏐想道。與其圍困。而擒不若誘之。出穴因遣的舊將駱團往誘之。駱團既至。越州先比住顧全武之攻。然後入城說董昌道。朝廷已有。旨令大王致仕歸臨安。大王何不捨此自全。何皆尚據此。以爭不可知之命。董昌正在垂危之際。聞致仕有命。便送。出牌印。出居清道坊。以俟朝命。顧全武潛令都監使吳璋。

以舟載董昌往杭州。行至小江南，駱園因說董昌道：「大王若在圍城之中，一時城破，生死未保。今歸臨安，雖不得意，却甚危者安矣。」況錢公與大王有舊，未有不周全之理。董昌了，又垂首沉吟了半晌，忽慷慨大聲道：「吾與錢公同死，知里彼微我顯，且吾久為大將，今狼狽至此，死則死耳，有何面目以見之？」遂奮身一躍，投水而死。正是：生死榮華何足羨，可憐功績一時休。

董昌既死，浙東無主。錢鏐因寓意吏民，令其上表請以錢鏐兼領浙東朝廷，知不能拂其意，因而從之。自是全浙皆歸錢鏐矣。到了天福二年，朝廷又進錢鏐之爵為越王。此時雖楊行密安仁，約等叛服不常，亦有戰事。

敗去，故兩浙得錢王安然無恙。到了昭宗天祐宗大衰，為朱溫所奪，更立國號為梁。遂改元開平。知昭宗時求為吳越王，昭宗不許。梁主既即位，便降詔以錢鏐為吳越王。錢王出奉表稱謝，以為得意。不期鎮海判官羅隱知而進諫道：「大王此舉差矣。大王在杭受僱，昭兩朝恩遇二十餘載，位列為王，不為不顯矣。今國運衰微，為朱溫所奪，此王大王進忠報國之時，心縱使天心有屬，不能成功，即退保吳越，自為東帝，亦無不安。奈何交臂事仇，豈不貽終古之羞耶？」錢鏐自思吳越一隅，豈能支中原。

之大廈。然念羅隱抱用世之才。而屢出屢屈。不遇于時。宜多憤恨。今爲此言。真義士也。吾殊愧之。到了均王貞明二年。又加吳越王鏐爲尚父。至于三年。因錢鏐人貢。又加錢鏐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未幾李存勗以兵滅梁。復稱後唐。莊宗改元。而光此。時吳越王錢鏐已建國自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所居之屋。改成宮殿。所署之府。皆爲朝廷。敕令行下。盡名制敕。將吏進見。一例稱臣。惟不改元。若有表疏朝庭。但稱吳越國。而不言軍。此時富貴已極。便思衣冠。以還臨安。遂駕了車輦。以省其墳墓。并高曾祖父都追封了王號。此時龍旗鳳羽。鼓吹笙簫。兵士羽林。文武百官。兩傍排列。振動山谷。凡幼年嬉遊釣弋之所。盡造華屋。裝點錦衣履底。并挑鹽的籬擔繩索。都把五綵葢覆。因歎息道。暗茲故物。不敢忘本。又封石鏡鄉爲廣義鄉。臨水里爲勳貴里。安衆營爲衣錦營。當時石鏡山。有一片石如鏡。曾照錢王未遇時。便有冕旒珠玉之異。故此也。封做衣錦山。大功山爲功臣山。錢王幼年常坐在一顆大樹下納涼。如今也封錦將軍都將。五綵錦繡披掛。以爲榮耀。此時錢鏐已死。因以千金造一報恩坊。又救其二子。都爲顯官。以報其撫育之恩。然後治酒筵。遍請一班熟識。并高年父老。都來暢飲。直飲到爛醉之後。錢王乘興而歌道。

立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分愛日
驛。百歲荏苒分會時稀。

酒罷。又各贈以金銀綵緞。然後發駕還朝。此時錢王已得
一十四州江山了。有個貫休和尚。做了一首律詩來獻道。

貴遠身來不自由

幾年辛苦踏山丘

滿堂羅綺三千客

一劍霜寒十四州

萊子衣裳宮錦窄

謝公偏詠綺羅羞

師年名上凌雲閣

豈羨當時萬戶侯

吳越王見詩大喜。遣門下吏對貫休說道。這和尚

州為四十州方許相見。貫休道。州亦難添。詩亦難

開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而必欲見耶。遂飄然而去。時人謂

服其高。吳越王要造宮殿于江頭鳳凰山。有個會看風水

的道。如在鳳凰山造宮殿。王氣大露。不過有國百年而已。

若將西湖填平。只留十三條水路。以蓄洩湖水。建宮殿于

于上。便有千年王氣。錢王道。西湖乃天下名勝。安可填平

況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起。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

有國百年。吾願足矣。遂定基于鳳凰山之上。到了莊宗二

年。錢王復修本朝職貢。直至明宗長興三年。忽爾寢疾。因

詔羣臣道。吾疾必不起。諸兒庸懦。誰可為主。衆泣奏道。兩

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與子元瓘。

西法作言
道將吏雅爾官善守之又囑之道善事中國無以易姓廢
事天之禮遂卒年八十九自蒞杭五十餘載惠愛之政深
及于民故既死之後吏民思之不已便起造一錢王祠于
西湖之上流傳至今歷晉漢周宋元明將及千載尚巍然
于東郭以生西湖之色其時子孫相繼爲王直終五代始
知真正英雄雖崛起一時同于寇盜能知上尊朝廷下仁
萬姓保全土地不遭塗炭不妄思非分而順天應人其功
與帝王之功自揆矣故能生享榮名而死垂懿美于無
窮回視劉漢宏董昌之非爲不幾天壤哉所以蘇東坡亦
有表忠碑立于錢王祠側余亦敬羨無已因敘述其事與
岳于二公同稱使人知西湖正氣不獨一秀美可嘉也

西湖佳話古今事蹟卷十三

古吳墨浪子搜輯



三生石蹟

凡人一生之中。或聚或散。會合不常的。莫過于朋友。故信之一字。獨加於朋友。孔子也。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方成友道。看來人生最難踐的是信。要求一終身不失信的。尚不可多得。何況再生。所以世人稱情薄的曰泛交。情厚的曰石交。那泛交的。猶如泉之出淵。一過卽流。水之遇風。一响無影。初則締結同心。轉盼便成吳越。就與他對神設誓。指日盟心。到後來相期相約之言。竟付之東洋大海去了。

這却算不得是箇朋友。惟那石交的，自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真情。從性靈中發出來，生生世世，斷不能忘。有如石之不可轉移一般。這方稱得一箇朋友。予因檢點西湖遺蹟，于葛嶺靈鷲之外，尚有存生前之精成後生之鬼。再世三十年後復踐約期，而津津在人，之口耳，以爲湖山生色。干載稱奇，不容不傳者，如圓澤之約李源于三生石畔是也。據此說來，這塊三生石一定在西湖天竺山的了。誰知却又不不然。細考起來，這一塊石頭到在那高山之下，是曹煥遇了老劉道士約他後會，遂化于是石之上的事。却偏是西湖上的石頭，烘傳何也。天下事沒有一段姻緣，這件東西由他沉埋在那草莽中，也不足爲輕重。一遇着了高人，留下些踪跡，後來就成佳話遊覽的也。當一節勝景，定往觀觀，就如虎丘試劍石，自從砍了一劍，那塊破石頭至今也就流傳不朽。就如天竺寺後這片石頭，自古及漢，也不知多少年代，竝無人題起。到了唐朝，忽然來了一位高僧，法名圓澤，自從他到寺中，也不曾見他談經，也不會見他念佛，却也來得古怪。終日只是靜靜而坐，默默而觀，又像觀心，又像觀世，人都測度他不出，且不喜與人交接。只在寺後盤桓，常倚着這片石頭，洗思暗想，有時撫摩，一呵有時坐臥半晌，日復一日，年又一年，絕無厭倦之色。寺中人

人說他不受塵埃不侵色相却愛着這塊石頭想是這石頭裡有些什麼妙處也有的說他要想煉石補天也有的說他要想使頑石點頭也有的說他要想變石爲金也有的說他要令指石成羊故此撫摩不了總是不曉得他的意思大家猜着正是

高懷誰是侶

雅操豈人知

不遇同心者

難將意氣期

不期唐運中衰天寶十一年玄宗命安祿山兼河東節度祿山領了三鎮陰蓄異謀却值楊國忠激他反了范陽遂攻東京有一虎將係京洛人姓李名愷率師拒敵報國盡

忠捐軀赴難東京既沒李愷也就死于安祿山之手在李愷殺身成仁到也罷了更難得的是李愷之子名喚李源又是一箇烈性的奇男子見父親死于國難便是悲痛不勝立志終身不仕併不要妻朝日以君父之仇爲念後來李光弼郭子儀等克復東京謀了祿山天下太平李源欲回京洛恐怕有人知風來纏擾他娶他出來做官遂想隱姓埋名潛踪遠避做個出世逍遙的人正是

有恨憑誰語

孤忠血未乾

報親無一事

漂泊任摧殘

李源聞得西山水秀麗甲天下遂立志要往西湖及至

西遊年譜
到了湖上見画舫笙歌大覺繁華欲尋一幽雅之所因過
九里松訪到下天竺見谿回山靜甚是相宜遂隱居于寺
內只是一腔悲憤難對人言常是悶悶不樂獨居一室又
以一箇知己就像圓澤一般獨行獨止圓澤到還有塊石
頭盤桓消遣他却一發乾淨寺僧常對人說我們寺中到
了兩個泥塑木雕的活佛那李源坐了幾日自家覺得無
聊偶爾閒行步到寺後只見蓮花峯下脩竹千竿穿石罅
而出層巒疊嶂幽巖絕人其中有塊石頭拂拭得極其乾
淨可愛又見上面坐着一個僧人神清骨秀氣宇不凡李
源一見便也有些舊情那圓澤擡起頭來見了李源也使
有些屬意二人尚未交言先自眉目之間現出一段姻
緣合契竟像夙昔相知的一般及至坐而接談語語投機
字字合拍這塊石頭上起初只見一箇圓澤如今坐了兩
箇只當這石頭遇着兩箇知己提拔也就烟潤起來了當
日二人彼此說些投機的話便戀戀不捨就在這石前訂
了三生之約自此之後便朝夕形影不離風雨時坐臥相
對至于春拈花秋印月夏吟風冬擁雪大半在寺後這塊
石上兩個人一塊石做了三箇生死不離的朋友後人就
叫這石爲三生石正是

若果是知音

偏從淺見深

淺淡都不得

方信是同心

二人在寺中石上相與了數年。不獨忘世。竟爾忘身。一日雪霽。李源邀了圓澤。同登高峯絕頂。遠眺海門。白練俯觀。遍地銀粧。李源不覺想到蜀中。對圓澤道。我聞得蜀中的峨眉積雪。天下奇觀。我與你閒居于此。總是寂寥。不若收拾行裝。同往一遊。名山勝水。也是不可不流覽的。圓澤陡然聽了。沉吟半晌。方纔答道。朝禮名山。固我平生所願。但要遊蜀。須取道長安。由斜谷路而往。方妙。李源道。這却使不得。我自離京來。久絕世事。避蹟于此。實爲遠器之計。如今爲流覽而出。豈可復道京師辱地哉。必須從荊州沂峽

而上。庶于途中無碍。圓澤聽了。又默然不語。半晌。遂慘然歎息道。大數已定。行止固不由人。遂不復辨。竟隨着李源之意。悉聽其買舟。由武林驛至湖廣。荊州取路而行。行了幾時。那船已到南浦地方。忽然逆風大浪。竟把船擱在那裡。不能前進。舟人因艤于岸。就作了船。正是

情緣忽已絕

風送一帆船

大數由來定

何須勉強聒

二人對坐在篷窗之下。觀玩江景。忽見一帶長林中。有一竹籬茅舍。那籬門內。走出一箇中年婦人來。上穿的是紫襖。下着錦襠。手攜一小甕。立于江邊汲水。圓澤舉首見了。

不覺動心。因對李源。愀然不樂。李源見他心下不快。面有愁容。說道。我與你三生之訂。情同骨肉。恩倍尋常。一路相隨。登山覓水。頗覺有興。爲何今日反有不懌之色。圓澤道。你却不知。我今要別公去矣。李源道。千里偕行。三生共訂。如何半途中。就要失信起來。或者弟有得罪處。望吾師明示開釋。何必作此俗態。圓澤道。此非我欲別公。其中却有緣故。我的後生託身之地。就在此處。本欲同公縱觀峨眉。巫峽之勝。奈此生有限。大數已周。不能相隨至蜀矣。李源聽了。大驚道。何出此言。令人駭殺。不知何處是圓師託生之所。圓澤因暗指那汲水婦人道。此吾生身之入也。又指籬門道。此吾托生之地也。李源道。生死間隔。路實兩岐。師云。托生在此。果有何據。圓澤又道。此婦姓王。當以吾爲子。彼懷孕已三載矣。因吾不來。故不得乳。日前起程之時。吾欲假道京師。以至蜀者。正欲避此也。李源道。前日旣朕可避。今日何不可逃。圓澤微笑道。今旣相逢。便無可逃之理。李源聞知。歎不能逃。不勝追悔道。此皆我之所誤。實爲罪譴。心下十分悲咽。便搔耳捶胸。焦躁起來。圓澤道。非公之誤。亦非公之罪。皆吾命數已定。不能強也。公且自解愁煩。但我別後三日浴兒之時。過臨一視。以徵前生後生之不昧。李源道。師但初生言昧不昧。于何處徵驗。圓澤道。此時

雖不能言。而能笑。卽以笑爲徵。可也。李源道。我與公相逢。今世花同葉合。定結種子前生。今又問影尋形。必判然。卽再世。不知此一笑之後。更別有相逢之日。否。說罷。不勝哀痛。悽愴。圓澤道。浮萍自在海中。特無情者。不識耳。公若有情。後十三年中秋月夜。可到葛洪川畔相訪。當再與公一見。以遂三生之約。復完石土之盟。便了。正是

前生留後約

後世結前期

何必過求佛

高僧妙在茲

當時圓澤與李源相訂已畢。便閉目不言。李源旣見事勢至此。知道不可挽回。只得爲之更衣沐浴。候至薄暮。而竟攸然示寂矣。到了次日。隨遣人至王姓婦人門前。打聽消息。那人來回報道。王家昨日傍晚。果生一子。李源方信以爲姻緣不爽。到了三朝。李源欲驗其笑。遂親自走至婦人門首。立在那竹籬門外。尋常。同息。只見有一箇人走將出來。李源忍不住。問他一聲道。府上三日前。曾生一位孩子麼。那人應道。前日果然生下一子。却是生了三日。這孩子只管啼哭。再不肯住。不知爲甚緣故。李源心下。雖是照會。却疑惑道。圓師別時。約我以笑。這箇啼哭。却爲甚麼。難道他騙我不成。不要管他。待我進去看看。或者見我笑。將起來。也不可。就對那人道。這也不難。我能止他的哭。試抱

西沙自註
出來與我一看。那人聞說。能止孩子的哭。便忙請李源進內堂坐下。自己再往裡去。抱了孩子出來。遞與李源。李源接着。一看。見那箇孩子。容顏眉目。竟與圓澤無異。因撫摩他道。咄咄咄。你原說笑。爲何只管哭。那孩子聽了。便將李源定睛一看。竟像認得的一般。嘻然一笑。以後便再不啼哭。了。其家見兒不哭。欸待李源。亦甚殷勤。李源因沒了好友。故不勝哽塞。臨出門時。又拍拍孩子肩頭道。十三年後之約。不可忘了。遂辭別王家。復回船中。獨自一人。甚覺無聊。連蜀中蛾眉之行。也不想去遊了。正自

爲憶名山去

知音忽自離

勝遊雖可羨

觸緒倍傷悲

依舊返棹回杭。復到天竺寺中。日日在那寺後三生石邊。照依圓澤當初。獨自一箇。撫摩着石頭。盤旋不已。不覺光陰迅速。日月易遷。轉眼又是十餘年了。每因圓澤之約。切切在心。恐怕失了會期。預先到那西湖之上。朝兩峯。暮六橋。不離葛洪之川。天竺之後。尋踪覓蹟。想這孩子已經十三歲矣。若會着他。畢竟還可暢敘。却恨別了多時。路途間阻。如何得其踪蹟。又想澤師神人也。昔日與我如此。摯厚。豈有爽信之理。況且身前身後。俱已打算精明。豈是無據。而空留此期的理。但我企想之深。恨不得早來一刻也好。

西漢傳記
早會一面若愆期不至。就拚老死湖山。以証三生之不安。正是

鍾期曾有約

流水復高山

欲見同心侶

何憂道路難

你道李源爲何先期這等着急。只因他約在葛川相會。只道他的肉身借寓在西湖前後。因此日夜相尋。不知他約了中秋月夜。就是十五早晨。也決不來見你的一直捱到中秋這一夜。因是十三年相約的正期。又兼月明如晝。漫山遍野。照得雪亮。李源乘着月色。抖搜精神。滿山夾週。周圍尋訪。到葛洪川畔。忽聽得隔溪有牧童歌聲。隱々而來。

李源忙停了足。傾耳而聽。只見那牧童身穿紫花布襖。頭挽菱角髻。騎着一匹班駁牛。一徑從隔岸大聲呼來道。李公別來無恙否。李源見隔岸呼他姓名。心知有異。便定睛一看。却是箇牧童。仔細了一回。雖與圓澤老少不相同。而容神理。竟與圓澤生前無異。不勝歡喜道。原來澤師在此。我到這裡候了多時。何不尋路過溪。握手一敘。那牧童也不回言。但高歌道。

三生石上舊精魂

賞月臨風不要論

慚愧情人素相訪

此身雖異在常存

牧童歌罷因說道。不負期而來。李公真信士也。本當過溪。

一敘。但恨公俗緣未斷。不敢相近。願李公勤修深省。天地自不相負。因又歌道。

身前身後事茫茫

欲話因緣恐斷腸

吳越山川尋已遍

却因烟棹上瞿塘

李源見他不過溪來。只得四下尋路。要想起過溪去。與他竟此長夜之談。只見牧童歌罷。竟自策牛入烟霞而去。李源料是趕他不上。只得帶着月光。懶懶攤攤。蹣跚將回來。方信三生之約。真不幻也。故紀其事于天竺之後。那一片石。上以繼高山之舊蹟。遂與寺僧乞此一片石。結廬其側。朝夕焚修。得悟無生之妙諦。因終老子慈石閣。至今流傳其

事于西湖之上。與虎溪。靈慧並垂不朽。有這圓澤李源三。生有約。至期不爽的。方稱得箇石交。纔算得箇信友。可不羞死那些翻雲覆雨的手。弟愧殺那些口是心非的後生。麼。所以歷敘西湖之事。因慕此一段精誠信蹟。亟表而出。之。有詩為証。

從來踐約最為難

何況三生更不寒

下里懷人終是恨

百年聚首亦誰歡

笑容湘峽形先異

歌徹雲衢笛欲闌

惟有卷七一片石

至今畱蹟兩山間

